

越南的伊斯兰教^{*}

马 强 马 雯 编译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西安 710062)

[关键词] 越南; 伊斯兰教; 现状; 困境

[摘 要] 越南穆斯林以占族人为主, 主要分布在南方的胡志明市、西宁省和安江市, 人数约 10 万。越南伊斯兰教经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传入, 后受马来人影响较大。占族人与他族的族群差异以及越南政府的民族同化和宗教歧视政策造成族群偏见和越南穆斯林同伊斯兰世界的隔离, 导致越南穆斯林在宗教知识与实践、信仰传承、文化教育、机构团体、社会融入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困难。其处境亟待越南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以及穆斯林世界的帮助。

[中图分类号] D733.3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 (2012) 01-0016-09

Islam in Vietnam

Ma Qiang & Ma Wen

(Northwest Ethnology Cent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Keywords: Vietnam; Islam; Situation; Difficulties

Abstract: The majority group of Muslims in Vietnam is Cham who distributes in Ho Chi Minh, Tay Ninh and An Giang cities in the South of the country with the population which are not less than 100,000. Islam was brought by Arab and Persian merchants and influenced by Malay afterwards.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Cham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and the national policies of ethnical assimil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have brought about ethnical prejudice and segregation between Vietnam Muslim and Islamic world. Such kind of differences and policies make Muslims of Vietnam confront with many difficulties in religious knowledge and practice, transformation of belief, cultural education,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etc. The situations of Muslim in Vietnam are in need of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of Vietnam and help from the Muslims of the world.

越南概况

越南位于东南亚, 占地面积约 33 万平方公里, 处于泰国湾、北部湾和中国南海的环绕之中, 与中国、老挝和柬埔寨接壤。越南经济以农业为主, 出产大米、蔗糖、茶、咖啡和橡胶; 工业有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服装、造纸、海鲜调味汁和海产加工等; 矿产资源包括铁矿石、锡、铜、铅、锌、镍、锰、钛、铬铁矿、钨、铝土矿、磷灰石、石墨、云母砂和石灰石等。

越南人口及信教群众

2000 年越南总人口 805.5 万, 其中越族人占 87%, 其他族群包括巴哈尔、占族、华人、法国人、贺雷族、亚劳伊、高棉族、唧呼族、麻族、苗族、穆农族、芒族、侬族、罗格莱族、汕斋族、汕潮族、初登族、斯丁族、傣族、齐族等共占 13%。

1998 年, 越南各宗教信仰人口为: 佛教徒 508.2 万、基督徒 58.9 万、新兴宗教徒 42.9 万、高台教徒 26.8 万、和好教徒 16.1 万、穆斯林 5 万^[1]。

[收稿日期] 2011-05-24

[作者简介] 马强,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马雯,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学专业 2009 级硕士研究生。

* 本文是对 Ibnul Islam Rozali 的“Islam in Vietnam”一文的编译, 见 Sadia Rashid ed., *Hamdard Islamicus*, Karachi: Bait al-Hikmah at Madinat al-Hikmah, Shara-e-Madinat al-Hikmah, Vol. 29, No. 2, 2006, pp. 81-92。本文的编译与发表已得到该杂志授权。

越南穆斯林人口及分布

越南穆斯林包括三大特色鲜明的群体，其中大多数是占族人，此外还有越族穆斯林，以及越南本土居民中的其他归信者。

越南人口普查不统计宗教信仰情况，因此没有准确的穆斯林人口数字，估算的数字出入也很大。1970年以来越南穆斯林人口数量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因战争和政府的歧视性政策，许多居住在越南的穆斯林流离失所，惨遭杀害或被迫逃亡。1975年越南南北重新统一之前，6万多名穆斯林生活在胡志明市，但大部分穆斯林因担心受迫害而迁徙，致使穆斯林人口数量在1982年时仅有1万人，且全部是越南公民^[2]。

凯塔尼 (M. A. Kettani) 曾提及1982年越南尚有5.5万名穆斯林生活在三个地区：约2万占族人住在宁顺省 (Ninh Thuan) 和平顺省 (Binh Thuan)；约2.5万交趾支那 (即越南) 占族人生活在湄公河三角洲；另有约9000名来自各地的穆斯林生活在西贡 (即现胡志明市)^[3]。松迪格·塔欧提 (Seddik Taouti) 的研究认为这些人中还包括印尼、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也门、阿曼和北非人^[4]。

越南的穆斯林主要有三个聚居地：中东部的胡志明市、西南的西宁市 (Tay Ninh) 和越柬边境城市安江 (An Giang)。根据塔欧提的研究，最古老的穆斯林社区座落在越南中部海岸位于图恩 (Thun Hai) 的前安南 (Annam) 地区，该地区的占族人不是婆罗门就是穆斯林。1964年的政府人口普查显示穆斯林共占当地总人口4万人的1/3^[5]。在首都河内也有一个小的穆斯林社群。1982年，城里唯一的清真寺——河内清真寺的守门人和他的妻子都是巴基斯坦裔穆斯林。此地有一处重要的外国穆斯林居住地，除了四位也门和三位巴勒斯坦学生外，还有来自马来西亚、印尼、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埃及和伊拉克等地的外交官^[6]。

上述统计表明穆斯林人口不升反降，这是越南政府驱逐的结果。许多穆斯林逃回原籍，或到马来西亚、泰国、也门和美国避难。

越南穆斯林的具体人口很难确定，大致有如下说法：

(1) 越南约有5万穆斯林，大多数是占族人，约2.8万。穆斯林主要生活在南部，其中安江省2.1万人，西宁省1.3万人，胡志明市7000人，Son Be省6000人，藩朗省 (Phan Rang) 3000人^[7]。

(2) 1992年穆斯林占全国总人口的1%。

(3) 1994年约有1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0.25%。

(4) 1996年约4.1万人。

(5) 2000年约53.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0.7%。

(6) 穆斯林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080万的0.7%，即57万人。

(7) 1996年799,390人，全国总人口1%。

(8) 2004年约10万人^[8]。

据此可以推断，越南穆斯林人口不低于10万人。部分人可能与外部世界的穆斯林社群很少联系，因而并不完全履行宗教功修，但他们仍是穆斯林的一员。

越南伊斯兰教历史

早在越南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体之前，伊斯兰教就已进入这片土地。这里曾有许多独立小国，如位于越南中部的占城王国。约公元1000年，越南北部曾受中国的管辖和影响。那时的占城是一个印度化的国家，展现着印度文明，正如当时的暹罗 (今泰国) 和马来半岛。

先知穆罕默德时期，阿拉伯人已经与中国有接触，商人通过海陆两路同远邦近邻开展贸易。最重要的海路贸易是从阿拉伯海岸到达中国广州。南希·吉庚斯 (Nancy Jenkins) 认为“公元1世纪时或更早，来自沙巴 (Saba)、亚丁 (Aden) 和阿拉伯海岸马斯喀特 (Muscat) 的商人与印度进行贸易往来，他们趁着雨季穿越阿拉伯海到达马拉巴 (Malabar) 海岸，然后抵达锡兰 (今斯里兰卡——译者注) 与中国贸易。”^[9]

同中国的贸易让穆斯林能够将伊斯兰教沿着海岸线一直传到中国。霍尔 (D. G. E. Hall) 认为，9世纪时，中国的几处港口上都有许多小型穆斯林社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及随后而来的印度人^[10]。据中国文献记载，公元671年义净 (I-Ching) 和尚乘坐波斯海船去了苏门答腊^[11]。

部分历史学家认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初传并非始于阿拉伯商人，而是波斯萨珊 (Sassanian) 王朝的末代君主耶兹吉尔德 (Yezdegerd) 的一名使节。他于公元638年来求助中国皇帝反抗阿拉伯人的征服，中国皇帝拒绝提供军事援助，但允许波斯难民居住在中国边界。对后来晚于萨珊王朝使者到达中国请求援助的四位拜占庭使节，中国皇帝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无论伊斯兰教传至中国的起源为何,事实上,在公元727年,广州港随处可见大量穆斯林的船只。其人数增长迅速,以致公元748年发生了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劫掠和烧毁广州之事,并导致贸易中心转移到了越南北部的海防市(Haipong)^[12]。部分穆斯林被迫逃离广州时选择了这一地区居住下来,这是早在748年越南就有穆斯林生活的证据。

但值得强调的是,穆斯林由海路抵达中国,旅程要持续几个月,且要在多处休整。据霍尔的研究,他们的休整不仅是休息和补给,“他们与当地非穆斯林妇女结婚,但同其他人保持一定社会距离”^[13]。一些人将这里作为世居之地,同本地人一样繁衍生息。

位于越南中部的占城王国很可能是商船到达中国南海的最后一站。霍尔也提及11世纪这里就有穆斯林的存在。其实他们在11世纪前已经出现。阿诺德(T. W. Arnold)也认为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在10世纪前就将伊斯兰教带到了港口城市,“但伊斯兰教最主要的发展归因于约肇始于14世纪的马来移民。”^[14]

中国文献记载了穆斯林在10世纪中叶就在占城生活的史实,提及几位男穆斯林的名字。如PU HO SAN (Abū al-Ḥasan, 即艾布·哈桑) 951年曾担任占族国王的大使,960年希望为中国皇帝进贡并展开交往; PU LO E (Abū Ah) 据说在某次内乱中率领约100名外国人逃离占城(他们是否穆斯林不得而知), Hu Xuan (Hussayn, 侯赛因) 曾带领300人于次年北上^[15]。

也有人认为最先将新宗教带入这片土地的是什叶派穆斯林,证据来自发掘于藩日(Phan-ri)和藩朗山谷某处的库法体阿拉伯文碑刻。第一通碑有关艾布·卡米里(Abū Kāmil),是用库法体雕刻且保存完好的十五行文字的墓碑,时间是伊斯兰历431年Safar月29日,即公元1039年11月20日至21日。此人可能是养路工人(rāhdār)^①,来占城从事同类工作,或是伊拉克的养路工到占城寻求财富。第二通碑是一则通告,告示本地穆斯林如何与原住民相处以及给当地人纳税的必要性,基本上是个半成品,错误百出,雕工也非常拙劣,混合着库法体和纳斯赫体(Naskhi)。专家们将此碑追溯到1025—1035年,并认为这里主要聚居着阿拉伯和土耳其商人,可能还有一些占族归信者^[16]。

人们认为这些雕刻具有鲜明的什叶派特征。叙

利亚中世纪地理学家大马士革(Al-Dimashqi, 1256—1327)记载占城国有穆斯林、基督徒和偶像崇拜者等居住,伊斯兰教在哈里发奥斯曼(‘Uthmān)时进入该地。

伊斯兰教出现在占城小王国之后获得了很快发展,但占城国不是统一国家,而是五国联盟,包括林毅(Indrapura)、阿摩罗婆提(Amaraviti, 今广南省)、维贾雅(Vijaya, 今平定省)、考萨拉(kauthara, 今芽庄市)和奔陀浪洲(Panduranga, 今藩朗),各自有首都。此时还有“占城王之王”的称号,说明此地既有各自的统治者,也有共同的国王。

占城居住着占族人和高地部落。占城南北的文化差异让当地人对伊斯兰的回应也不尽相同。

伊斯兰教最晚于公元10世纪出现在这片土地上时,并非所有的占城人都欢迎。这一点可以从杰威洛比(Jay Willoughby)关于占城伊斯兰化的数篇文章中找到证据。他的研究主要针对13—17世纪的欧洲人。他指出,根据马可·波罗(Marco Polo)、鄂多立克(Frere Odoric de Pordenone)、马欢(Ma Huan)、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和杜阿尔特·巴尔博萨(Duarte Barbosa)的记述,占城有印度人,国王为佛教徒或偶像崇拜者,但没有摩尔人(穆斯林)^[17]。

他还指出,迪奥戈·维罗索(Diogo Veloso)、格列高利(Gregorio de Vargas Machuca)、布拉斯·鲁伊斯(Blas Ruiz de Hernan Gonzales)、弗朗西斯科(Francisco de Sagredo)、赫尔南多(Hernando de Los Rios)、海军上将科内利斯·马特里夫(Admiral Cornelis Matelif)、法国牧师海奎斯(M. Hainques)和到占城传教的首位牧师马霍(M. Mahop MEP)都记述此地有穆斯林生活,据说上层人士甚至也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18]。

14—17世纪间,伊斯兰教已经在占城落地生根,有不少人甚至将晚期的占城国看作是伊斯兰国家,尽管1471年之前的占城还不是一个强大的王国。

占城和越南两个邻邦之间向来都有纷争,几个世纪以来争战不休,最终越南在18世纪征服了占城。

1471年、1693年和1720年,越南蚕食了占城。但直到1770年,占城还存在一些独立的地区。据一些船只失事后参观过规模缩小了的占城国皇宫

^① Rāhdār是一个波斯语词汇,充分说明此地什叶派的存在。萨法维王朝的苏莱曼君主时,一个波斯使团曾访问泰国,一位名叫艾哈迈德(Shaykh Ahmad)的筛海负责外贸事宜;资料显示当地权贵鼓励外贸。泰国穆斯林的起源可参阅Islamil Marcinkowski, “The Iranian Presence in the Indian Ocean Rim...”, in *the Historicus*, Vol. LI, July—Sept. 2003, No. 3, pp. 55—86.

的法国水手讲述，国王的宝座被毁坏得只剩下“一个简陋的脚凳”，有许多占族人村庄遗留下的粮袋，而这些到1795年时全部消失了。但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此说，从1823年的历史证据来看，这些说法并非确凿。占族末代国王是穆斯林，他携带宫廷物品迁往柬埔寨^[19]。另一种说法是，1834至1835年间占城土地并未被越南直接占领过，直到1883年法国才征服此地。

在从伊斯兰教初传到马来群岛伊斯兰化的过程中，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将伊斯兰教带到了这片地区。但是随着伊斯兰教在印度的兴起，印度穆斯林也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许多中国商人在同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接触中也归信了伊斯兰教，并致力于向同胞、占城人和爪哇人宣教。有人甚至认为东南亚的“九贤”（nine saints）中也有华人穆斯林，如卧里·松戈（Wali Songo）向来被认为是今日印尼伊斯兰化背后真正的精神力量。13世纪后，马来人成了向占城人宣教劝化的唯一人群。

马来人和占城人相互联系已达几个世纪。这两大种族同属印度化的文明，珍视三佛齐（Srivijaya）及马贾帕希特（Majapahit）时期双方的友好关系。占城王国一度扮演着中国和马来领土之间的缓冲带，马来人经常光顾占城，对传教颇有影响。马霍记载“关于王国的宗教，作为伊斯兰教徒的马来人比我们更清醒。他们在那里自我介绍，大量聚居。”^[20]

占城穆斯林与南方的马来各州有着悠久的交往史。黄子坚（D. Wong T. Ken）认为，占族人几个世纪以来都光顾吉兰丹，一些地名表明两国人民联系紧密以及对彼此的宽容接纳，如马来文的占族住地 Pengkalan Chepa 和占族村 Kampung Chepa。服装和纺织品的名称也多与占城有关，如帽子（tanjak Chepa）、丝绸（sutra Chepa）和衣服（kain Chepa），Chepa 也表示一种短剑（keris）；还有占城稻（padi Chepa）和头饰（sanggul Chepa）。据言鲁村清真寺（kampung Luat）就是经常光临吉兰丹的占族水手所建。据《吉兰丹史编年》（Hikayat Kelantan）记载，吉兰丹苏丹国的创始人龙·尤努斯（Long Yunus）的祖先起源于一个名为肯巴亚的王国（Kebayat Negara），也就是占城^[21]。

这种友好关系不仅存在于吉兰丹苏丹国，人们认为早在15世纪末马六甲就建立了占城侨民区，大多数居民是商人，而侨民区一开始是1471年战败后逃离占城的难民的庇护所。《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记载，马来苏丹统治时期在马六甲生活的占族人是1471年后到达的政治难民，他们

受到了马六甲统治者的接待，其知名人士还在宫廷中担任职务^[22]。

1594年，占城国王派出军队协助柔佛州（Johor）苏丹打击驻扎在马六甲的葡萄牙军。据《吉兰丹史编年》记载，17世纪中叶，一位名叫尼克·穆斯塔法（Nik Mustafā）的占城王子在吉兰丹居住多年后返回占城当了国王，享有苏丹阿卜杜·哈密德（Sultān ‘Abd al-Ḥamīd）的称号。据说另一个穆斯林王是婆罗目（Po Rome）的儿子婆萨伍特（Po Saut, 1660—1692），他是占城独立前的最后一位国王，他在1680年寄给巴达维亚（Batavia）荷兰官员的一封信中使用了马来称号“优秀荣耀的苏丹”（Paduka Seri Sultān）一词。1685年，他向在占城传教的法利特（Ferret）神父要了一本《古兰经》抄本。17世纪，婆罗目本人也在吉兰丹居住了很多年^[23]。

17—19世纪，占族人和马来人相互融合，两族曾多次联合抵抗外来侵略。马来人与占族人并肩作战，在1693年、1728年、1796年和1832—1834年的起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796年的起义领导者是著名的马来人法奥（Tuan Phaow），他声称自己是上帝派来帮助占族人反抗越南人的。近两年后法奥的部队受困，最终被阮朝（Nguyen）和支持阮朝的联军击败，据说法奥逃到了吉兰丹。1832—1834年的占族起义领导人哈提布·苏马特（Katip Sumat）是来自柬埔寨的牧师，曾在吉兰丹花费数年研究伊斯兰教。当听说占城正在遭受阮朝军队的攻击后，1833年，苏马特受吉兰丹苏丹穆罕默德一世（1800—1837）之命从吉兰丹率大批马来人和占族人出征占城，马来队伍全部是志愿者^[24]。

其时，占族人社会一分为二：印度教占族人和占族人巴尼（即穆斯林）。他们还有其他称呼，如印度教占族人自称 Cham jat 或 Cham harat，意思是“纯种占族人”；穆斯林占族人自称 Cham pak 或 Cham muk，意为“南方占族人”。16世纪以来，占族人归信伊斯兰教后，两大群体的宗教区分就出现了。当受到越南侵略时，这种区分尤为显著，印度教占族人不会采取积极的抵抗，有时甚至会支持敌人。

同越南人的战争的接连失利导致大多数占族穆斯林陆续逃离占城。今日柬埔寨和老挝穆斯林中占族人占多数，还有占族穆斯林散居于马来各州、泰国和美国。留居越南的占族人分布在芽庄（Nha Trang）、藩朗和藩切（Phan Thiet）省（越南中部）。因长期与外界穆斯林隔绝，越南伊斯兰教融

入了佛教、印度教和民间拉蒙 (La Mon) 信仰成分。印度支那 (指中南半岛, 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译者注) 的所有占族穆斯林社区即是当年占城占族人难民的后裔。

占族穆斯林在越南人的统治下倍受政策歧视。他们被迫适应新的语言、文化和越南人的价值观。越南禁止他们与穆斯林世界, 尤其是同马来人联系, 因此造成其伊斯兰信仰的中断,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许多印度教和传统宗教的因素。

19 世纪末, 法国的殖民让占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暂时从越南人的“越南化”政策中得到喘息, 但法国人对少数民族利益的保护并非用心良善, 而是意在分而治之。1887 年, 随着越南与柬埔寨、老挝加入印度支那联盟, 占族穆斯林们得以与外界取得联系, 具有共同起源和历史背景的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占族穆斯林在伊斯兰知识方面获得了很大发展。当越南的其他占族人无缘同外界联系时, 占族穆斯林却保持了同马来穆斯林世界的联系。柬埔寨的穆斯林在重新教育越南穆斯林伊斯兰知识, 并把他们带入纯正的伊斯兰信仰的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1954 年, 巴黎和会将越南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地区受胡志明领导, 实行共产主义, 基本没有穆斯林, 南部的穆斯林则被重新置于“越南化”的政策下。20 世纪 50 年代, 南越摒弃了法国殖民时期的教育体系, 取而代之的是在所有非越族人的少数民族地区推行越族人的生活和文化的课程都用越南语讲授, 不允许使用其他语言^[25]。

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的传统山地阵线 (Le Front Pour le Traditionel des Montagnards, FLM) 是一个维护非越南居民权益的组织, 主张所有人应得到同主流族群一样的平等权利, 并允许其内部实行高度自治。1960 年, 占族人聚居的南部地区成立了得到占族穆斯林——柬埔寨皇家高棉安全部队 (Royal Khmer Army Security Forces) 上校勒·噶斯目 (Les Kosem) 支持的组织“占城解放阵线” (The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Champa), 其主要目标是吸引居住在越南海岸线上的占族人口, 使其靠近越柬边境地区的占族社区, 并增加柬埔寨的占族人口^[26]。

另一个组织是 1959 年建立的受压迫种族团结解放阵线 (Front Unifié de Libération des Races Opprimées, FULRO), 据说主要由占族穆斯林、占城的非穆斯林高地人和 Ko Cha Chin 的柬埔寨人佛教徒构成。该团体在成立之初曾拥有武装部队达三年之久, 一度让越共倍感头疼, 但最终越共对其进

行分化, 在金边抓获了其领导人; 该领导人后来逃亡法国, 下落不明, 其副手也在巴黎遭暗杀^[27]。

在长达 15 年的越南战争中, 穆斯林遭受了难以忘怀的痛苦。1975 年, 随着战争的结束, 越共政权重新统一越南, 但对穆斯林而言, 新的受压迫时代又降临了。越南穆斯林大会 (Vietnamese Muslim Congregation) 的办事处被关闭, 其创办成员包括泽依乃布 (Zaynab) 女士都被迫逃往美国。清真寺和宗教学校变成了医疗门诊、行政机构和专为人们提供公共或私人聚会的场所^[28]。

1975 年 4 月以来, 大批越南穆斯林成功迁往美国、法国、马来西亚、印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29]。根据凯塔尼的研究, 1750 名穆斯林去了也门, 并于 1976 年定居于太兹 (Taiz)^[30]。1975 至 1993 年间, 马来西亚政府总共接受来自越南和柬埔寨的占族穆斯林难民不少于 7000 人^[31]。

越南清真大寺 (Al-Jāmi‘ Mosque) 被关闭, 河内清真寺变成了工厂。1979 年, 两寺在穆斯林外交官的努力下重新开放, 但想要用清真寺进行礼拜仍障碍重重。为了在清真寺做主麻, 穆斯林必须与当地警方及清真寺的行政管理人员签订书面协议, 列出每周参加礼拜者的人数、姓名和地址方可进行礼拜, 并且必须每周重新登记。

1975 至 1978 年间, 许多穆斯林领导者被扣押。河内的一对穆斯林兄弟阿布杜·哈密德 (‘Abdul Ḥamīd bin E’īsa) 和阿布杜·拉黑目 (‘Abdul Raḥīm bin E’īsa) 曾是前政府的高级公务员, 阿布杜·凯里目 (‘Abdul Karīm) 是前国民大会成员, 都被解职且下落不明。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如牲畜般被关押在监。清真寺伊玛目也因拒绝寺中悬挂胡志明肖像而遭扣押^[32]。

越南穆斯林现状

越南穆斯林过着悲惨的生活, 因此多数人怀着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憧憬离开了越南。1978 年以来, 政府申明穆斯林并不是威胁, 并解除了一些禁令, 最重要的包括解除了与海外穆斯林组织联系的禁令。伊斯兰教的阅读材料终于可以进入越南, 但必须翻译成官方可以阅读的语言, 即越南语, 以便官方决定其入境权。阿拉伯语和马来语的材料很难入境^[33]。目前, 哈吉·哈桑·阿布杜·凯里目 (Ḥaj Ḥassan ‘Abdul Karīm) 翻译了《古兰经注释》, 穆罕默德·萨米·松底格 (Muḥammad Sami Siddiqe) 等合著有《先知穆罕默德生平》, 矛杜迪 (Syed Abul Ala Mawdoodi) 的《伊斯兰的基本》也被译成

越南语。哈吉·默罕默德·塔伊布·法赫米 (Haji Moḥammad Ṭā'ib Fahmy) 撰写了《伊斯兰教精要》、《拜功基础》和《妇女礼拜指南》等书^[34]。

在越南,目前还没有任何穆斯林在公务领域、安全部队或国家政治领域任职。穆斯林在经济上并不富足,基本上居住在乡村地区。年青一代也只能务农、打渔或在城市里从事司机等职业。农民以种植经济作物如棉花、芝麻、蓝靛(染料)和蔬菜为主,也可以种植水稻。很多妇女以出售色彩绚丽的纺织品和绸缎为生。占族穆斯林通常控制着当地的家畜贸易、木材、纺织品和商业渔场,并给越南佛教徒做屠夫,因为佛教徒吃牛肉但不愿屠宰。

胡志明市有少量穆斯林经营的商店和餐厅。这里有一家著名的占族穆斯林“四季餐厅”,位于 Thi Sach 路一区。“蓝玫瑰餐厅”和“孟买餐厅”也比较有名^[35]。穆斯林经营的清真商店多在乡村地区。

占族穆斯林有基本的教育,但大多数年轻人不上中学,虽然在求知的道路上并没有太多的障碍,但经济上的压力不允许他们继续求学。在越南,有资格的青年学子被允许出国读书,但穆斯林学生因缺少资格很难获得这样的机遇^[36]。另一原因是他们必须以越南语接受教育,但越南语不是他们的母语,所以在学习上会落后于讲越南语的学生。越南政府重视在穆斯林中推行越南语的教育,以使穆斯林感觉自己是在越南社会的一分子。越南政府的另一同化政策是给予占族穆斯林越南姓氏,如 Ong、Ma、Tra 和 Che 等。

越南穆斯林没有自己的报纸或杂志,国家媒体也不报道任何宗教事宜。官方并不禁止印刷出版经文书籍,但经济上的贫困让穆斯林无力开展此事。

越南清真寺和宗教机构

1982 年,越南共有 37 座清真寺和 27 个礼拜点,穆斯林被分为 30 个区域聚居在各寺和礼拜点

周围。胡志明市有 6 座清真寺和 7 个礼拜点,朱笃 (Chau Doc) 有 9 座清真寺和 17 个礼拜点^[37]。

越南许多清真寺都没有实体建筑。自 20 世纪前半叶至今,当地清真寺多为稻草和竹子搭建的木屋,朝向麦加,内有拜毯,讲坛上盖着白布,基本不用。有大容量的储水器供人们洗浴^[38]。

越共执政初期,大多数清真寺被关闭,一些甚至变成了工厂或公共场所。最早重新启用的是河内和胡志明市的两座清真寺,是在穆斯林外交官介入后才交归穆斯林管理的,其余清真寺大多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才交付使用。1982 年,胡志明市内至少有 13 座清真寺,其中包括清真大寺、特慈清真寺 (Masjid Raḥīm)、起义路 45 号清真寺 (Masjid 45 Nam Ky Khoi Nghia)、庄洪道 459 号清真寺 (Masjid 459 Trang Hung Dao)、乐泉林 343/356 号清真寺 (Masjid 343/356 Le Quang Liem)、阮垂 641 号清真寺 (Masjid 641 Nguyen Trial)、穆斯林清真寺 (Masjid Muslimin)、伊斯兰之光清真寺 (Masjid Nūrul Islām)、善行之光清真寺 (Masjid Nūrul Iḥsān)、伊斯兰生活清真寺 (Masjid Ḥayātul Islām)、吉祥清真寺 (Masjid Mu Ba Rak) 和恩惠清真寺 (Masjid Khay Ri Yah)^[39]。

越南伊斯兰教育机构建设不佳。有些清真寺有狭小之地用来教授穆斯林子弟伊斯兰教基础知识,但仅有几家,其中内柯玛清真寺学校 (Masjid Nekma) 位于安江省谭洲 (Tan Chau) 区,设有男班 7 个,女班 1 个;安江省富洲 (Chau Phu) 区阿曼清真寺 (Masjid Al-Amān) 的革新学校 (Madrasah Isṭiḥṣān) 有 150 名小学生就读;安江省安富 (An Phu) 区善功清真寺 (Masjid Al-Eḥsān) 的伊斯兰学校有 120 名小学生就读。胡志明市富润 (Phu Nhuan) 区清真大寺也有一所伊斯兰学校^[40]。

表一 越南的清真寺和礼拜点 (2005 年)

省 (市)	地区	清真寺数量	礼拜点数量
安江 (An Giang)	谭洲 (Tan Chau)	2	8
	富洲 (Chau Phu)	1	2
	安富 (An Phu)	6	1
	谭富 (Phu Tan)	2	2
	青洲 (Chau Thanh)	1	-
	龙川 (Long Xuyen)	-	1

(续上表)

省(市)	地区	清真寺数量	礼拜点数量
胡志明 (Ho Chi Minh)	第一郡	3	-
	第三郡	1	1
	第四郡	-	1
	第五郡	1	-
	第六郡	1	-
	第八郡	1	1
	第九郡	1	-
	第十郡	1	-
	富润 (Phu Nhuan)	1	1
	平成 (Binh Thanh)	-	1
河内 (Hanoi)	兔田 (Hoan Kiem)	1	-
前江 (Tien Giang)		1	-
茶荣 (Tra Vinh)		1	-
隆安 (Long An)		1	-
西宁 (Tay Ninh)		6	1
平福 (Binh Phuoc)		1	-
平阳 (Binh Duong)		1	-
同奈 (Dong Nai)		2	2
宁顺 (Ninh Thuan)		4	-

资料来源: 越南穆斯林协会。

越南最古老的清真寺很可能是安江的爱资哈尔大寺 (Masjid Jamiul Azhar), 建于 1425 年。第二大古寺可能是安江的穆巴拉克清真寺 (Masjid Al-Mubrak), 建于 1750 年, 该寺被政府列为历史遗迹。印度裔马来穆斯林 1885 年建造的胡志明市一区的特慈清真寺是第三大古寺。第四大古寺是位于河内兔田 (Hoan Kiem) 区的努尔清真寺 (Masjid An-Noor), 是印度商人于 1890 年建造的。安江省安富区的庆平清真寺 (Khanh Binh, 又称 Masjid Mukor Homah) 有大约 100 年的历史, 是越南第五大古寺。最新修建的清真寺是平福省伊斯兰生活清真寺 (Masjid Hayat Al-Islam) 和平阳省的敬畏清真寺 (Masjid Al-Muttaqin), 分别建于 1990 年和 1992 年。胡志明市一区的伊斯兰清真大寺 (Masjid Jamiul Islāmiah) 也是新修的, 2004 年重修, 由本地的越南设计师设计为阿拉伯风格建筑。胡志明市富润区的穆斯林清真大寺 (Masjid Jāmia Al-Muslimin) 是越南比较重要的清真寺之一, 该寺于 1969 年修建, 1971 年竣工, 建筑的第一层是胡志明市伊斯兰社区领导人办公室, 第二层是男礼拜

殿, 女性有单独的礼拜地方^[41]。总的来说, 越南清真寺的修建和重新开放显示了穆斯林状况的逐渐好转。越南清真寺和礼拜点的详细分布见表一。

越南伊斯兰教现状及问题

越南历史上一直没有完善的伊斯兰教育, 更早的占城亦是如此, 因而越南穆斯林们向来缺乏伊斯兰教知识, 这是其信仰逐渐变质的原因。越南穆斯林在实践和信仰上都把伊斯兰教与佛教、印度教混淆。据安东尼·卡塔巴顿 (Antoine Catabaton) 的记载, 20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越南的大多数宗教人士对宗教知识只是略懂皮毛, 不懂阿拉伯语, 《古兰经》文本缺乏, 手写《古兰经》残缺不全且错漏百出, 礼拜知识中也有很多非《古兰经》或超越《古兰经》的成分。人们甚至不知道这些错漏经文的名字, 只是称作 tabuk nobi, 即伊斯兰之书, 或穆罕默德之书、先知穆罕默德之书、赞美之书或宗教故事^[42]。

对宗教的忽视和地理区隔导致占族穆斯林分为正统派和传统派。正统的占族人主要居住在胡志明

市、西宁市和越柬边界安江省的朱笃镇 (Chau Doc), 因与马来穆斯林的紧密联系及通婚而恪守伊斯兰主流信仰, 派人赴麦加朝觐, 在《古兰经》学校学习阿拉伯语和马来文。

在海岸平原上的平顺和明顺 (Minh Thuan) 省居住着传统的占族人, 他们的生活方式混杂着伊斯兰教与本土文化元素, 保留着许多穆斯林以及成为穆斯林之前的传统和仪式。他们将安拉看作是全能神, 但也承认非伊斯兰教的其他神。他们保留占族人二次葬的传统, 人死后被立刻埋葬在临时的坟墓里, 一年后挖出骨头再埋进自家亲属群的永久性墓地。传统占族人的宗教领袖穿纯白衣服, 缠红色流苏头巾, 并且摇头晃脑。他们相信巫术和魔法, 认为巫术可以使人远离病痛与死亡。他们对朝觐和每日五次拜功不感兴趣, 但也庆祝穆斯林的节日和仪式。

占族穆斯林的领导层分为五个群体: Po Gru 或 Ong Gru 是最高的阶层, 伊玛目 (Imām) 是从 Po Gru 中挑选出来的知识阶层, 海推布 (Khatib) 负责宣教, 穆安津 (Mu'azzin) 是宣礼员, 阿恰 (Achār) 是与清真寺有关的宗教导师^[43]。

如上所述, 有人认为第一批到达占城的穆斯林是什叶派, 今天仍能发现一些迹象支持这一观点。20 世纪初, 亨利·鲍德松 (Henry Baudesson) 旅行至此, 发现男孩取名几乎都是阿里、易卜拉欣、穆罕默德等名字。安东尼·卡巴顿 (Antoine Cabaton) 发现女孩多取名法蒂玛或其变体。他提到了新郎阿里和新娘法蒂玛、哈桑和侯赛因在他们的认识论中的地位, 以及占族人男孩割礼时间的延迟等^[44]。

据杰威洛比的记述, 因越南占族穆斯林与穆斯林世界的隔离, 许多基本的伊斯兰教仪式正在急剧变迁。斋戒被称作 ramvon 或 bulan ok, 成为当地伊玛目的职责, 他代表整个社区的人们斋戒一个月, 其他人只斋戒三天。卡巴顿和鲍德松叙述了 20 世纪早期在占族人斋戒开始的前一天晚上, 11 名伊玛目 (很难凑够人数) 进入清真寺并把那里作为他们的斋戒之地呆上一月^[45]。

穆斯林的婚礼庆典和葬礼仪式完全变质, 很少有伊斯兰的成分。占族人是一个女权社会, 女人主导一切事务, 财产由女性继承, 妇女结婚时自己挑选丈夫, 实行从妻居。

从 1986 年起, 越南政府开始允许清真寺教授伊斯兰知识和阿拉伯语, 并成立清真寺管理委员会, 清真寺的晚间学习班业已建立, 此举可以帮助穆斯林加深对伊斯兰教的理解^[46]。

越南穆斯林组织

越南重新统一前, 北部因穆斯林人口少, 基本上没有大的穆斯林组织; 南部有几个组织, 如赛坤 (Say-Khon) 伊斯兰、越南占族穆斯林协会 (Cham Vietnam Muslim Association, CAMA) 和越南大伊斯兰委员会 (Vietnam Great Islamic Council)^[47]。后来这些组织全部并入越南伊斯兰教清真寺委员会 (The Council for Islamic Mosques in Vietnam), 起初由来自伊斯兰发展银行的松迪格·托蒂博士 (Dr. Siddiq Touti) 负责, 他曾于 1982 年同来自世界伊斯兰联盟 (Rabitah Al-Alam Al-Islami) 的易卜拉欣·阿迪阿力吉 (Ibrahim Addialij) 一起拜访越南。该委员会由当地 13 个有代表性的清真寺组成, 每月举行例会研究各清真寺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常设机构, 哈吉阿卜杜·哈利姆 (Haji Apdal Haliem) 任会长, 优素福 (Tuan Yousof) 任副会长, 黑德尔·三侯 (Hidir Sane Houane) 任秘书, 穆萨·米斯基 (Moussa Misky) 任会计^[48]。

1982 年, 其他穆斯林组织还有越南穆斯林联络委员会 (Council of Liaison for Muslims in Vietnam)、拉赫丁马来—印尼清真寺协会 (Moque Masjid Rahdin Malay-Indonesian Association) 和越南印度穆斯林协会 (Indian Muslim Association in Vietnam)^[49]。

当前较活跃的穆斯林组织是胡志明市的伊斯兰社区 (Islamic Community)。该社区成立于 1992 年 1 月 7 日, 主要是为了满足本市 7000 多名穆斯林的需求, 使其能顺利融入城市生活, 由伊玛目亚萨 (Haji Y Sa Ibn Sulayman) 负责^[50]。还有一些如幸福联盟 (Jamia Al-Sa 'adah)、越南占族穆斯林青年组织 (The Vietnamese Cham Muslim Youth Organization)、越南占族穆斯林联盟 (Vietnam Cham Muslim Association)、越南穆斯林组织 (The Vietnam Muslim Organization) 等小机构, 但活动很少^[51]。

结论

越南穆斯林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 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已存在了 1000 多年。早期将伊斯兰文化根植于越南的先民, 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却与世界穆斯林乌玛隔绝。越共掌权之后其境遇更糟, 颠覆了先民几个世纪以来取得的进步, 清真寺被关闭, 宗教教育被禁止, 谋生出路受限制, 与外界尤其是穆斯林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 甚至国外游客和媒体工作者也被禁止造访穆斯林聚居区, 不能报道他们的遭遇。

近十年来情况虽然有所改善, 2004 年 6 月 18 日召开的第十九届十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信仰和宗教法令》(Ordinance of Belief and Religion), 并于当年 11 月 15 日颁布实施, 但穆斯林状况的发展和改善并不大。越南政府的政策仍不允许宗教繁荣发展。令人奇怪的是, 根据越南官方资料显示, 越南穆斯林人口与其他宗教的信徒相比正在逐渐减少。1997 年穆斯林人口是 93,249 人, 而 2001 年和 2003 年分别变成了 64,991 和 65,000 人。同穆斯林相比, 其他宗教的信徒数量都在增加, 如

佛教、天主教、高台教及和好教。穆斯林的礼拜场地也从 1997 年的 87 个减少到 2003 年的 77 个, 个中原因仍不明确。

越南穆斯林需要全世界穆斯林的大力支持, 那些处于经济和伊斯兰知识困境的人们需要来自政府方面的帮助, 安排将伊斯兰教典籍译为越南语和占族语。希望诸如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麦加的乌姆古兰大学、麦地那大学、巴基斯坦国际伊斯兰大学等为越南穆斯林敞开大门, 并能够为学生提供特殊的奖学金资助。

【注 释】

- [1] Lutfur Rahman Farooqi, *Da 'wah Directory for Asia*, Da 'wah Academy International Islamic University Islambad, 2002.
- [2] Seddik Taouti, "The Forgotten Muslims of Kampuchea and Viet Nam",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No. 1, 1982, p. 10.
- [3] Mohammed Ali Kettani, *Muslim Minorities in the World Today*, Service Book Club, 1990, p. 155.
- [4] Seddik Taouti, "The Forgotten Muslims of Kampuchea and Viet Nam", p. 10.
- [5] Ibid. .
- [6] Ibid. , p. 12.
- [7] Azuddin Abu Bakar, "Muslims in Vietnam", *Al-Nahdah*, Vol. 22, No. 2, 2003.
- [8] Radio Television Brunei, January 02, 2004.
- [9] Nancy Jenkins "The China Trade", *Saudi Aramco World*, Vol. 26, No. 4, July/August, 1985.
- [10] 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the 4th Edition, 1981, p. 221.
- [11] J. Willoughby, "The Cham Muslims of Indo-China", *The Message International*, 1991.
- [12] Ibid. .
- [13] 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p. 221.
- [14] T. W. Arnold, *The Preaching of Isla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3, p. 380.
- [15] J. Willoughby, "The Cham Muslims of Indo-China".
- [16] J. Willoughby, "Muslims of Vietna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slamic and Arabic Studies*, Vol. 1, No. 1, 1984, pp. 57 - 58.
- [17] Ibid. , p. 60.
- [18] Ibid. , p. 61.
- [19] J. Willoughby, "Muslims of Vietnam", p. 62.
- [20] J. Willoughby, "Muslims of Vietnam", p. 61.
- [21] Danny Wong Tze Ken, "Vietnam-Champa Relations and the Malay-Islam Regional Network in the 17th - 19th Centuries", *Kyoto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 No. 5, 2004.
- [22] Ibid. .
- [23] Ibid. .
- [24] Ibid. .

- [25] J. Willoughby, "Muslims of Vietnam", p. 63.
- [26] Ibid. .
- [27] Mahmood Shakir, *Al-Muslimoon fi Al-Hind as-Seeniah*, *Al-Maktab al-Islami*, 1979, pp. 74 - 75.
- [28] J. Willoughby, "Muslims of Vietnam", pp. 65 - 66.
- [29] Azuddin Hj Abu Bakar, "Muslims in Vietnam", p. 42.
- [30] Mohammed Ali Kettani, *Muslim Minorities in the World Today*, p. 155.
- [31] J. Willoughby, "Muslims of Vietnam", p. 66; Mahmood Shakir, *Al-Muslimoon fi Al-Hind as-Seeniah*, *Al-Maktab al-Islami*, p. 64.
- [32] Mahmood Shakir, *Al-Muslimoon fi Al-Hind as-Seeniah*, *Al-Maktab al-Islami*, pp. 61, 64.
- [33] Azuddin Hj Abu Bakar, "Muslims in Vietnam", p. 43.
- [34] Lutfur Rahman Farooqi, *Da 'wah Directory for Asia*, pp. 739, 821.
- [35] Azuddin Hj Abu Bakar, "Muslims in Vietnam", p. 42.
- [36] Ibid. .
- [37] *Al-Nahdah*, Vol. 2, No. 3, 1982.
- [38] J. Willoughby, "Muslims of Vietnam", pp. 65 - 69.
- [39] Seddik Taouti, "The Forgotten Muslims of Kampuchea and Viet Nam", pp. 10 - 11, 13.
- [40] Lutfur Rahman Farooqi, *Da 'wah Directory for Asia*, p. 649.
- [41] Ibid. .
- [42] J. Willoughby, "Muslims of Vietnam", p. 63.
- [43] J. Willoughby, "Muslims of Vietnam", p. 68.
- [44] Ibid. , p. 59.
- [45] Ibid. , p. 69.
- [46] Azuddin Hj Abu Bakar, "Muslims in Vietnam", p. 43.
- [47] Ibid. , p. 42.
- [48] Seddik Taouti, "The Forgotten Muslims of Kampuchea and Viet Nam", pp. 11 - 13; *Al-Nahdah*, Vol. 1, No. 1, 1982.
- [49] J. Willoughby, "Muslims of Vietnam", p. 67.
- [50] Azuddin Hj Abu Bakar, "Muslims in Vietnam", p. 42.
- [51] Lutfur Rahman Farooqi, *Da 'wah Directory for Asia*, p. 649.

【责任编辑: 吴宏娟】